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

已五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

已五

宋 鶴林 彭 耜 纂 集

上德不德章第三十八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  
上德無爲而無以爲下德爲之而有以爲

御註曰孔子不居其聖而爲聖之時乃所  
以有德認而有之自私以失道何德之有  
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不行而至  
上德也不思則不得不勉則不中不行則不至  
下德也德有上下此聖賢之所以分歟離形去

智通於大同仁義禮智蓋將簡之而弗得  
故無以為屈折禮樂吁俞仁義以慰天下  
之心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故有以為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德者得也內得於心  
外得於物常得而無喪利而不害物得以

已五

生謂之德也且道有淺深故德有上下所  
謂上德者至德也至德者深矣遠矣與物  
反矣人不見其迹則謂之不德以其含光  
匿耀支離所為使百姓日用而不知咸曰  
我之自然而已矣所謂德全者也故曰是

以有德谷神子曰上德不德與道同也下  
德者迹用漸彰至一灑散因循任物物保  
其安天下稱之歸美于已雖其德不喪已  
遠於至德也夫有上德者性受自然之至  
妙命得元氣之精微神貫天地明並日月  
無思無慮而心自無爲忘功忘名而迹無  
以爲以用也故無用已爲也不爲而自得  
也故曰上德無爲而無以爲夫言下德者  
降於上德者也性受自然之平淡命得元  
氣之純和神配陰陽明效日月民皆仰戴

咸共樂推麟鳳見而嘉祥來歌謠彰而有  
以為也故曰下德為之而有以為

凍水司馬光曰我無為民自化無以為猶  
言無用有為也

穎濱蘇轍曰聖人縱心所欲不踰矩非有

已五

二

意於德而德自足其下知德之貴勉強以  
求不失蓋僅自完耳而何德之有無為而  
有以為之則猶有為也唯無為而無以為  
之者可謂無為矣其下非為不成然猶有  
以為之非徒作而無術者也

陸佃曰知之者不如忘之者得之者不如  
寘之者上德者忘之者也故曰上德不德  
又曰上德無爲而無事於爲也下德有爲  
而有事於爲也

劉槩曰上德無爲而無以爲此心迹俱無  
爲者也所謂真空是也真空者聖人所以  
極高明而其崇以效天者也下德爲之而  
有以爲此心迹俱有爲者也所謂妙有是  
也妙有者聖人之所以道中庸而其卑法  
地者也

陳象古曰不德者謂不自矜其德故人仰  
其德而歸之不失德者謂自矜其德而患  
失之苟患失之無所不至故人觀其所為  
而輕之安可更以德言哉書曰滿招損謙  
受益時乃天道又曰汝惟不矜天下莫與  
汝爭能汝惟不伐天下莫與汝爭功  
葉夢得曰道無上下上亦道也下亦道也  
雖梯稗瓦礫之微而道無不在是以上經  
言道論其常與非常而已德則有體履之  
為行施之為政在得為得在失為失在吉

為吉在凶為凶故不得不辨其上下德雖  
道之降然去道未遠猶有通乎道而不自  
為德者故曰上焉者不德而有德過是則  
認德而忘道有役其身以求之惟恐其不  
獲者而德自是微矣故曰下焉者不失德  
而無德無為者道也德能體之而有無敢  
欲為之心德猶在焉至於為之而有以為  
則每下矣

清源子劉驥曰虛靜恬淡寂寞無為此天  
地之道聖人之德也同乎無知其德不離



與道爲一而不知道之在我也故上德不  
德是以有德不德者不知有德離形去智  
同於大通無問其名無窺其情物故自生  
若彼知之是乃離之以其認而有之自私  
以失道也故下德不失德是以無德上德  
出於自然不思而得不行而至故無爲而  
無以爲下德出於使然不思則不得不行  
則不至故爲之而有以爲

黃茂材曰道與德相去一間爾中之謂道  
不偏之謂德由之謂道不已之謂德道如

嬰兒之未孩德如其始孩謂之玄德者其  
妙不可窮也謂之常德者愈久而不亡也  
謂之上德者非人所能及也皆足以合於  
道上德不德無為而無以為非道而何至  
於下德則去道遠矣

已五

四

林東曰上德近於道故不認德而為德是  
以有德下德則勤勤於德如恐失之所以  
無德此德之真者非於勤執而得之也  
上仁為之而無以為上義為之而有以為上  
禮為之而莫之應則攘臂而仍之故失道而

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  
御註曰堯舜性之仁覆天下而非利之也  
故無以爲列敵度宜之謂義以立我以制  
事能無爲乎禮以交物以示人以節文仁  
義其用多矣則忿爭之心生而乖亂之變  
起春秋之時一言之不讎一拜之不中兩  
國爲之暴骨則攘臂而仍之尚其患之小  
者聖人厚於仁而薄於義禮以履之非所  
處也故上仁則同於德上義則有以爲上  
禮則有莫之應者道不可致故失道而後

德德不可至故失德而後仁仁可爲也爲則近乎義故失仁而後義義可虧也虧則飾以禮故失義而後禮至於禮則離道滋遠而所失滋衆矣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仁者博施兼愛皆可

已五

五

爲也可爲而無偏私故言上仁有心濟乎群品故言爲之功成不居事遂不宰故言而無以爲夫義者宜也有所宜必有所虧處于事類而無所不宜故曰上義有宜有利故爲之其所爲者皆由裁非斷割而有

以爲故曰上義爲之而有以爲攘臂謂攘  
除衣袂以出臂也仍引也夫禮者履也謂  
履道而行辯上下定貴賤謙恭和柔使無  
爭心斯禮之本也故稱上焉玉帛交馳威  
儀相答擎跽曲拳進退顧揖此禮之文也  
故爲末焉莊子曰大禮與天地同節又曰  
以禮爲翼者所以行於世也古聖制禮使  
人定心氣整容貌故曰爲之然而中下之  
士喪本崇末曲說煩多不能應答故曰而  
莫之應此失禮之微者也而有怫然作色

奮臂仍引指陳去就爲爭競之端故曰則攘臂而仍之又失禮之甚者也

凍水司馬光曰立制度以強民民不肯從則用刑以威之仍引也字或作扞

顏濱蘇轍曰仁義皆不免於爲之矣其所

以異者仁以無以爲爲勝義以有以爲爲功耳德有上下而仁義有上無下何也下德在仁義之間而仁義之下者不足復言故也自德以降而至於禮聖人之所以齊民者極矣故爲之而不應則至於攘臂而

強之強之而又不應於是刑罰興而甲兵起則徒作而無術矣

程大昌曰仁義禮無異道禮即仁義之形諸文爲度數者也非別有一禮也老氏既賤仁義則仁義之形而每下者至於有條

已五

可畫有數可數者固其所賤也

六

林東曰或以前識繼於禮之後以爲智次之說老氏尚謂禮爲忠信之薄故不言信其於智則有所謂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非如三綱五常之叙至於

仁義禮上者止此尚何下之足言

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前識者道之華而愚之始也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處其薄居其實不居其華故去彼取此

御註曰凡物不並盛陰陽是也理相奪予

威德是也實厚者貌薄父子之禮是也由是觀之禮繁者實必衰也實衰則僞繼之而爭亂作故曰夫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也道降而出出而生智以智為鑿揣而銳之敝精神而妄意度茲謂前識前識則



徇末忘本故爲道之華心勞而智益困故  
爲愚之始億則屢中此孔子所以惡子貢  
在彼者道所去在此者道所尚道所尚則  
厚而不薄實而無華非夫智足以自知反  
其性本而不流于事物之末習其孰能之  
已五  
易曰敦復無悔中以自考也敦者厚之至  
也人生而厚者性也復其性者處其厚而  
已此大丈夫所以備道而全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忽道德仁義而專以  
禮教爲用者豈非忠信之薄而亂之首乎

若乃尊道德仁義而兼用禮教者是禮之  
上也則何往而不治哉德和也道理也德  
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  
忠也忠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  
順乎文禮也此足以見老莊之旨於道德  
仁義禮樂忠信豈有忽棄者乎夫修崇禮  
教者智也智爲先見故曰前識識既先物  
安能忘懷故以智治國國之賊豈非道之  
華而愚之始乎若乃藏識藏智何思何慮  
則反其質素而爲大賢矣且禮煩則亂智

變則詐此必然之理也大丈夫者剛健純粹有道之士也文中子曰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行乎無路遊乎無怠出乎無門入乎無房屬其精神偃其知見漠然無爲而無不爲也夫如是則所處自然樸厚而居于上德不置身于凜薄煩巧也居則忠信而誠實曷嘗華綺而詐僞也是故去彼禮義之淺末取此道德之大本者也

涑水司馬光曰忠信禮之本也守其文忘其本則巧僞橫生矣世有臆度屢中人或

謂之智而多言數窮未免於愚

穎濱蘇轍曰忠信而無禮則忠信不見禮  
立而忠信之美發越於外君臣父子之間  
夫婦朋友之際其外粲然而其中無餘矣  
故順之則治違之則亂治亂之相去其間

已五

八

不能以髮故曰亂之首也聖人玄覽萬物  
是非得失畢陳於前如鑑之照形無所不  
見而孰爲前後世人視止於目聽止於耳  
思止於心冥行於萬物之間役智以求識  
而偶有見焉雖自以爲明而不知至愚之

自是始也世之鄙夫樂其有得於下而忘其上故喜薄而遺厚采華而棄實非大丈夫孰能去彼取此

道真仁靜先生曹道冲曰禮者束以名教加以恥辱尅意強說偽而失真禮者詐偽而忠信之誠薄矣忠信既薄豈不犯上而姦諂故爲亂之先也不待自然先造智謀預爲機術以在道爲華非真實也亂真役念求明而反愚也大丈夫有道之士也處純厚而棄浮薄絕華僞而居其真實遠者

彼也近者此也近者求諸已遠者求諸人  
不强知他事而自取已真

黃茂材曰古今一時也萬物一物也無有  
前後之異人以智強推測之或得其一二  
則自矜耀以爲有先見之明而不知其愚

已五

九

莫甚焉何則用智者見物而不見道苟不  
見道謂之愚可也所謂大丈夫者爲其有  
高世之見而不徇於流俗者也以禮爲忠  
信之薄不處而處於厚以前識爲道之華  
不居而居於實非有高世之見而不徇於

流俗者能之乎去彼取此者道也

昔之得一章第三十九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寧神得一以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

御註曰莊子曰通於一萬事畢致一則不二抱一則不離守一則不遷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昔之得一者體天下之至精物無得而耦之者故確然乎其上者純粹而不雜隕然乎其

下者靜止而不變至幽而無形者神也得  
一則不昧至虛而善應者谷也得一則不  
窮萬物以精化形故得一以生侯王以獨  
制衆故得一以爲天下正自天地以至于  
侯王雖上下異位幽明散殊而天之所以  
清地之所以寧侯王之所以爲天下正非  
他求而外鑠也一以致之而已故曰其致  
之一也

碧虛子陳景元曰一者元氣也莊子曰氣  
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又曰虛室



生白吉祥止止天者純陽之氣且天得之  
故能剛健運動穹窿廣覆垂象清明萬物  
資始地者純陰之質且地得之故能信順  
柔弱盤礴厚載安寧不動萬物資生神者  
妙萬物以爲言且神得之故能通變無方

已五

十

反覆不窮正直靈響應物無盡谷者谿之  
絕深且谷得之故能氣運水注盈滿不竭  
萬者數之大物者形可見且物得之故能  
生生成成而不歇滅侯王者人主也且侯  
王得之故能永有大寶無思不服而爲天

下平正夫上五事能致清寧靈盈生者皆  
由君道正之使然也正者得其沖一之謂  
也

涑水司馬光曰一者道之子物之祖也故  
莫不賴之以成功以事言之常久不已所

謂一也

穎濱蘇轍曰一道也物之所以得為物者

皆道也天下之人見物而忘道天知其清  
而已地知其寧而已神知其靈而已谷知  
其盈而已萬物知其生而已侯王知其為

天下貞而已不知其所以得此者皆道存焉耳

陸佃曰入於一道將得出於一道將失一者有無之界也列子曰一者形變之始莊子曰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天尊地卑故

已五

十一

言天而地次之天地之間虛而不屈動而愈出者不可知之神也故神次之萬物盈於天地之間所以生且死者聽乎神而已故言谷而萬物次之侯王者所以法夫四者而以宰萬物者也故侯王次之

達真子曰道之混同則歸於一故得一者  
得其道之混同者也

陳象古曰一者大道之妙用也致至也至  
其妙用之理也

葉夢得曰前既離道爲德以迹觀之蓋析  
而有二矣恐天下遂認其二而不知其一  
者未嘗亡也故於是復極言之一者何也  
莊周曰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  
一而未形此道之將判萬物總焉而不能  
外者也故曰道生一一生二自是而往巧

曆所不能筭矣其在易自天一而降積之  
爲天地之五十五衍之爲大衍四十九而  
所謂一者終藏而不見豈非散於天地萬  
物之間無往而不在人無得而窺之者歟  
是以自天而清至王侯之貞槩而論焉未  
有不得而能立者

黃茂材曰夫盈於天地之間何可以數計  
皆不離乎一物始於一一即一也一生二  
二即二一也二生三三即三一也三生萬  
物萬物即萬一也自此推之至於恒河沙

數即恒河沙數一也故知乎一恒河沙數  
可得而知其致之寧非一乎

天無以清將恐裂地無以寧將恐發神無以  
靈將恐歇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  
恐滅侯王無以為貞而貴高將恐蹙

已五

十二

御註曰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裂則無以覆  
發則無以載神依人而行者也歇則無所  
示谷受而不藏者也竭則莫之應聚則精  
氣為物得一以生故也散則遊魂為變失  
一以滅故也惟正也故能御萬變而獨立

萬物之上無以爲正而貴高將不足以自  
保能無蹙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無以者致誠之辭也陰  
陽書曰天裂者陽氣之不足君德之衰微  
也地震者陰氣之有餘臣道之失職也已  
上雖叙天地等事會歸戒于侯王侯王尚  
爾況黎庶乎

穎濱蘇轍曰致之言極也天不得一未遽  
裂也地不得一未遽發也神不得一未遽  
歇也谷不得一未遽竭也萬物不得一未

遽滅也侯王不得一未遽蹙也然其極必至於此耳

陳象古曰裂則不全發則不靜歇則不久竭則易崩滅則不繼蹙則不安皆失道所致也

已五

十三

葉夢得曰不幸而失之為裂為發以至為蹙雖天地之大亦不能自存也此雖未必然而理則有是故以將言之

黃茂材曰天無一必裂地無一必發神無一必歇谷無一必竭萬物無一必滅侯王



無一必屢不言必而言將恐者是一未嘗  
無也

故貴以賤為本高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稱  
孤寡不穀此其以賤為本邪非乎

御註曰賤者貴之所恃以為固下者高之  
所自起世之人覩其末而聖人探其本世  
之人見其成而聖人察其微故常得一也  
孤寡不穀名之賤者也而侯王以為稱知  
所本而已侯王所以貴高而不屢其以此

乎

碧虛子陳景元曰夫貴者豈可以自貴哉  
必由賤者所奉然後貴耳高者豈可自高  
哉必緣下者所戴然後高耳孤寡不穀凡  
此三者皆人之鄙惡而侯王以為稱謂者  
蓋謙以自牧不矜其尊貴若乃豈非以賤

為本耶

顏濱蘇轍曰天地之大侯王之貴皆一之  
致夫一果何物也視之不見執之不得則  
亦天下之至微也此所謂賤且下也昔之  
為此稱者亦舉其本而遺其末耳

陳象古曰是用賤下之道者也自謂孤寡  
不穀謙之至也易曰天道虧盈而益謙地  
道變盈而流謙鬼神害盈而福謙人道惡  
盈而好謙謙尊而光卑而不可踰君子之  
終也非乎者不可以爲非也

已五

十四

黃茂材曰夫是一也非特貴者有之賤者  
亦有之非特高者有之下者亦有之東郭  
子問於莊子曰道烏乎在曰在螻蟻曰何  
其下耶曰在芴稗曰何其愈下耶曰在瓦  
甃曰何其愈甚耶曰在屎溺孤寡不穀未

為賤也

故致數譽無譽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  
御註曰自高以勝物碌貴以殘物強而不  
知守以柔白而不知守以黑以求譽于世  
而致數譽則過情之譽暴集無實之毀隨  
至所以無譽王貴而石賤一定而不變聖  
人乘時任物無所底滯萬變無常而吾心  
常一是真得一者也故不可得而貴賤孟  
子曰所惡乎執一者謂其執一而廢百也  
不欲碌碌如玉落落如石非知化之聖不

能及此是謂上德

碧虛子陳景元曰開元本作故致數輿無  
輿者言就數輿則有輪轆箱軸等群材之  
名無有名為輿者合之則輿矣就國求之  
則有士農工商等萬民之號無有名為國

已五

十五

者合之則為國矣然則忽群材而輿何以  
成之棄萬民而國何以存之此重戒侯王  
之愛民也有道之君不欲顯耀碌碌如玉  
冥心韜光落落如石此能守沖一之道為  
天下正者也

穎濱蘇轍曰輪輻蓋軫衡輓轂轄會而為  
車物物可數而車不可數然後知無有之  
為車所謂無之以為用者也然則天地將  
以大為天地耶侯王將以貴為侯王耶大  
與貴之中有一存焉此其所以為天地侯  
王者而或莫之知耳故一處貴而非貴處  
賤而非賤非若玉之碌碌貴而不能賤石  
之落落賤而不能貴也

達真子曰致人之以言尚已者謂之譽凡  
處至貴則有貴之譽處至高則有高之譽

且處至貴至高莫不致譽之遠數也侯王  
雖得致遠數之譽心得其道之一忘貴而  
同賤忘高而同下常若其無譽也故曰故  
致數譽無譽碌碌者王之貌也落落者石  
之貌也玉也石也堅確而不易者也王者  
貴之譬則侯王也石者賤之譬則孤寡也  
玉之貴也不能同乎石之賤石之賤也不  
能齊乎玉之貴至道之人得一於心者以  
至貴同至賤故不欲碌碌如玉以至賤同  
至貴故不欲落落如石非道之得一於心

者孰能與此

黃茂材曰致就也就車數之為輪為轂為  
衡為輿無有名為車者故成為車此河上  
公舊說也玉德之羨也石質之堅也而不  
欲如之何也碌碌落落可得而名爾

己五

十六

反者道之動章第四十

反者道之動弱者道之用天下之物生於有  
有生於無

御註曰天下之理動靜相因強弱相濟斂  
藏於冬而蕃鮮於春水之性至柔也而攻



堅強者莫之能先其此之謂歟然則有無  
之相生若循環然故無動而生有有極而  
歸無彼蔽于莫為溺于或使豈道也哉

碧虛子陳景元曰反者覆也變也虛靜者  
物之本物之將生先反復虛靜之原及其  
變也出虛靜而動之是先反而後動易之  
復卦剛反動而順以行是以出入無疾此  
之謂也弱者道之用既反虛靜為道之動  
則柔弱雌靜實道之用也有一也一者元  
氣也言天下之萬物皆生於元氣也元氣

屬有有光而無象雖有光景出于虛無虛  
無者道之體也列子曰有形者生於無形  
則天地安從生又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  
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是故物生於有有生於無

巴五

十七

涑水司馬光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穎濱蘇轍曰復性則靜矣然其寂然不動  
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則動之所自起也道  
無形無聲天下之弱者莫如道然而天下  
之至強莫加焉此其所以能用萬物也世

不知靜之爲動弱之爲強故告之以物之所自生者蓋天下之物聞有以母制子而未聞有以子制母者也

臨川王安石曰言反不言靜言弱不言強言動則知反之爲靜言弱則知用之爲強葉夢得曰此猶以論夫一也自其多者數之則一者其反而萬物由之以運則道之動也自貴與高者觀之則一者其弱而萬物資之以立則道之用也夫如是知天下之物生於有則天地至于侯王者是已而

有生於無則一固存焉於其間也

清源子劉驥曰經云虛無恍惚道之根萬物共本道之元反於此者離道以善故為道之動體於此者至弱而強故為道之用黃茂材曰無生有有生物凡物之生莫知其所以然人能求其所以生者還以自生豈不長生乎

林東曰道本靜矣反之得非動乎天下之物生於有蓋有天地以生之非生於有耶有生於無則無者道也此道之或反或弱

而主於生物非有生於無可乎

道德真經集註卷之十

已五



